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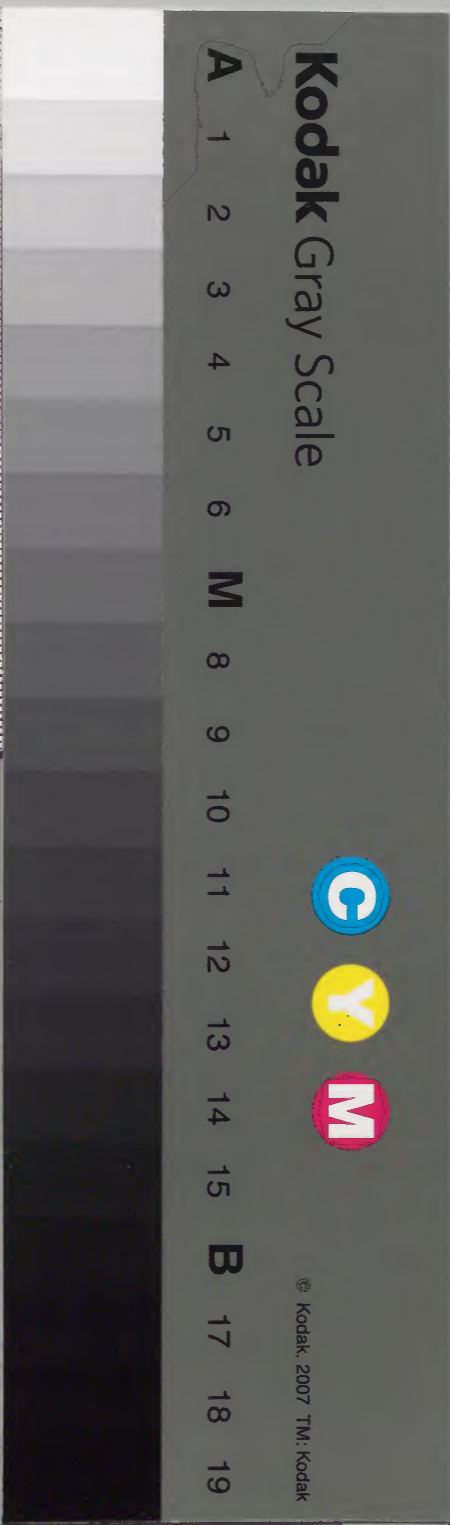
溜水聞見録

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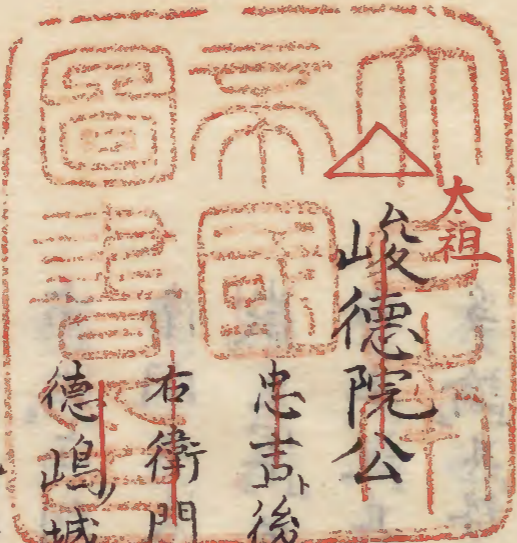
			二五	和
		七八	一八	書
四	一	五	四	門
冊	四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五	二	五	一	和
函	一	八	四	書
二	四	四	號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5184
冊數	4 ( 2 )
函號	151 124



渭水聞見錄卷之二



大祖  
峻德院公

姓源氏蜂須賀幼名千松丸初諱豐雄中改

忠吉後改至鎮一家政公之嫡男母生駒氏生駒八

右衛門之女王正十四年丙戌正月二日生於阿州

德嶋城文祿三年因秀吉公之命稱長門守豐雄慶

長九年稱阿波守後稱松平阿波守至鎮在位廿一

年

辛丑慶長六年 公十六歲

壬寅七年 公十七歲

六月朔日前年城州伏見城為地震所壞於是經始

公獻材木若干

十二月四日洛東大佛殿有災

癸卯八年公十八歲 達菴公四十六歲

三月源家康公任征夷大將軍兼淳和獎學西院別當補源氏長者

某月某日 至鎮公將適江都遠州天龍河水高不可即濟猶豫河濱以俟水勢之減時加藤左馬之助斤桐市正亦到來三人並胡床而談或云其一人則福嶋左衛門大夫正則也未知孰是公曰公等先登于志津嶽之軍世人所知也今日幸會于此其詳可得而聞乎市正說其始末左馬之助亦相共談之其語牴牾既及爭論其勢將相殺時公即左右袒裼飛入兩人之間曰兩公請暫猶豫因我望無謂之談以及此請我先自

裁腹然後兩公直任其意矣兩人曰若然則我輩義所不可也公仍調和之既而河水勢減各乘舟而濟公拍兩人于旅寓勸和順之孟而後畢其詳傳于本由源兵衛之家云

某月某日 家康公賜公置塩領并毛利兵橋領置塩領一名赤松領初赤松二郎則房後稱左兵衛尉兼秀吉公之命自播州置塩來阿州領中富本鳴瀨乙瀨矢上大寺辻松北奥野住吉高房板東萩原高畠西馬誥姬田大代宮嶋花園矢宅神宅宮川内廿三村凡壹万石之地住于住吉若來德嶋則居佐古第八今大裏町甲地人謂之置塩殿稱其米地謂之置塩領殆如分地然天正乙酉秀吉公封阿波國於家政公則居赤屢謁

見公視其無子告曰吾甥細山主水曾養以為子今請以為足下之子則房隨之則房病死主水歸往于牛岐慶長丁卯三月家康公任大將軍列國諸侯至駿府賀之至鎮公亦往焉敬臺夫人亦以女使賀之時乞化裝之田家康公將與置塩領公曰置塩領則從弟細山主水當初為赤松家之養子今現嗣其後乞以毛利兵吉領授以為化裝之田家康公乃使本多佐渡守正信宣命曰其如至鎮所願矣於是阿州十八方六千七百五十石之地悉為公之有焉或曰家政公告夫人曰新婦以殿下之養女故屢有懇命然未有裝飾之田今幸有兵橋領須乞殿下以當之夫人乞之○今按或曰毛利兵橋領板東郡河崎村三

俣村九千八百二十石三斗餘之地也兵橋本在九州之內領十二三万石或云曾攻日向之時有軍至于慶長五年江加原之戰當于石田三成故家康公沒其舊領地是以未于阿州領千石餘地然將軍賜之也歟其來在何年月耶皆未審也而天正十二年家政公領阿州時以有置塩領兵橋領故不稱阿州一圓又或云毛利兵橋之父曰森監物初稱森勘右衛門後改監物又稱宗慶今森久兵衛家之先祖家政公初入之時七臣之一也公曾構城于阿州西條以監物為其城番置兵三百矣及于其子小左衛門死于日州財部一作鍋之戰而拂鬱不樂返納所領之地蓋是西條退為兵橋所養云爾一說其後仕于豐臣家故兵橋亦稱森兵橋

然毛利之稱近是

甲辰九年 公十九歲 蓬庵公四十七歲

家康公有台命叙從四位下任阿波守

阿波國十三郡鄉村檢地帳簿於是成焉

七月十七日源家光公生

乙巳十年 公二十一歲 蓬庵公四十八歲

源秀忠公任征夷大將軍

丙午十一年 公二十一歲 蓬庵公四十九歲

二月十三日蓬庵公夫人牛駒氏逝諡云慈光院殿

松嶺玄壽大禪定尼葬于阿州慈光寺即公所生

三月家康公築城于武品以准鎌倉有台命令輔

其力俗云御手傳

丁未十二年 公二十二歲 蓬庵公五十歲

家康公築城于駿品有台命令輔其力七月三日落

成至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忽有火災因以修復之有

台命令輔其力

戊申十三年 公二十三歲 蓬庵公五十一歲

三月朔日駿州城落成

己酉十四年 公二十四歲 蓬庵公五十二歲

戊戌十五年 公二十五歲 蓬庵公五十三歲

家康公築城于尾州名護屋自夏至冬畢功

台命往而視之

家康公使薩品太守征琉球虜其國王而還

九月二十二日置臣秀賴卿復建大佛殿于洛陽

辛亥十六年 公二十六歲

某月某日 長子生于德嶋城 幼名千松 丸諱 忠鎮後

更忠英母 德川氏 家康公之養女也

三月二十八日 家康公與豐臣秀賴卿會于京師

四月十二日 後水尾院即位 〇二十三日 正勝

公夫人益田氏逝 諡云大匠院殿光室玄幸大姊葬于

大岡興源寺 益田内膳益田官内其弟也 益田豐後其徑也

壬子十七年 公二十七歲

二月五日 池田出羽守由之 夫人逝 諡云即心院殿梅

岩宗清大禪定尼 大岡興源寺有廟是 蓬菴公之女

至鎮公之妹也 由之 池田之助之子 信輝之孫也

十一月十九日 蜂須賀右衛門正慶君逝 諡云瑞岩寺

一作 殿傑傳良英大禪定門 居士 享年二十一 是

蓬菴公之次男 至鎮公之弟也 嘗仕于源秀忠公

此時欲更名彦右衛門 向之 至鎮公許之 然以

蓬菴公不許 故只緘右衛門

十二月二十日 國老長谷川伊豆貞安没 初號兵庫助

法名前 豆州大守 香得常意

癸丑十八年 公二十八歲

某月某日 有台命 築禁裏仙洞之地 令

公返上 河内日置村千石之地 初秀吉公賜 正勝公

夫人益田氏 河内國日置村千石之地 以為茶料 秀吉

公薨後 家康公以西尾隱岐守津田小平次 依舊賜

之 及茲 賴本多上野介正純 而返納之

甲寅十九年 公二十九歲

蓬菴公五十七歲

家康公修復武劬城。公時在江都。因有台命。令輔其力。

四月十六日鑄大佛殿鐘。

十一月。家康公。秀忠公率大軍。征豐臣氏于揚州。

大坂初。豐臣大岡薨。其子秀賴卿總六歲。家康公以

仁撫衆。以武挫敵。以輔佐秀賴卿。是以天下靡然如草

偃。風然。五奉行石田三成等猜之。謀將傾之。慶長庚子

之秋。矯稱秀賴卿之命。催督關西諸劬之牧伯。及大岡

恩顧之群臣。以與家康公戰于濃州。靡原而敗。績遂

為囚虜。而斬戮矣。於是乎人皆以為秀賴卿亦遭害也。

然而秀賴卿謝其不知。家康公亦不敢訊窮焉。且以

秀忠公之女妻之。位昇正二位。官叙內大臣。一作右大臣。

居于揚州大坂之城。受七拾万石之祿。安富尊榮。妙年

將及弱冠矣。時慶長十六年辛亥。家康公自駿州上

洛陽。在二條城。秀賴卿將見上京。執謁會禮。既畢。直入

繼母政所禪尼之邸。家康公來會。然後拜詣于豐國

大明神社。而歸于大坂。今年淺野長政。池田輝政卒。翠

家康公亦還于駿州。先是。家康公薨。秀賴卿并母氏

淀殿。再興洛陽大佛殿。淀殿。淺井備前守長政之女。長

政。淺井下野守祐政之子。娶織田彈正忠信秀之女。信

長公之妹。有女子三人。長曰淀殿。秀吉公之妾。秀賴卿

之母也。次曰常光院。京極若狹守忠高之母也。次乃

大將軍秀忠公之夫人也。至于十九年。佛殿落成。乃使

東福寺清韓長老作鐘銘。銘有所庶幾者。國家安康。四

海施化万歲傳芳之句南禪寺崇傳長老適駿州云鐘  
銘有國家安康之句是調伏命祝詛壓勝絕滅人關東也  
於是家康公命秀賴卿之臣斥桐東市正旦元斥桐  
主膳正元大野修理亮治長以清韓長老來駿州三人  
到鞍子賴本多上野介正純達于台聽家康公使  
正純及安藤帶刀直次成瀨隼人正政成南禪寺崇傳  
長老就斥桐等逆旅而訊其故正純曰秀賴卿招聚諸  
國之浪人或造修兵器或習軍兵進退一為戰鬪之備  
關東諸人籍之言之聞者怪之况復鐘銘有調伏之句  
上梁之文亦不祥也是以家康公輒然不悅何為其  
如此耶三使曰招聚浪人修造兵器是謀人之所文也  
至于鐘銘有不祥之語則清韓長老之過矣非秀賴之

所識也正純以達台聽家康公置清韓長老于席  
坂丸兵衛之邸命正純一人詰之且元等自四月至六  
月替留未得尊容是以又賴正純求之家康公告之  
曰我素榆景傾秀賴宜與新將軍共勤孝行也然以鐘  
銘調伏聚軍兵造武器將以傾我矣是以國家狐疑而  
不靜謐抑我奉故大岡之遺命而不違輔佐秀賴鎮異  
國本朝之亂使諸人尊仰秀賴是恐非家康之力也  
乎顧我有忠而無罪然前歲聽石田三成之邪謀誘東  
西之國侯方此時也我殆將滅亡由天鑑無私以小軍  
破大軍誅逆徒而開太平矣諸人勸我殺秀賴而思故  
木岡之舊好而不斷其命與之以大坂城賦之以七十  
餘万石之祿此於我無所背於秀賴秀賴忘故大岡之



遺命勤將滅我然以其弱齡故置而不論也且元等恐  
或痛心不知所措因循至于七月之末家康公向之

曰且元等替留久矣既為納稅之節彼輩在此大坂諸  
事誰裁之正純以達且元等曰然則正元治長

願歸大坂且元獨留俟公命於是正元治長歸于大坂  
秀賴母子誒三使之久不歸使大藏卿局大野修理亮

正榮尼渡邊内藏二位局渡邊筑後守適駿州觀其動  
靜三危行且留城外以告本多正純并阿茶局以達

台園家康公即招之城内語之曰秀賴并母堂無恙  
耶想母堂今頗老矣三媪曰秀賴卿淀君皆無恙但此

頃大佛殿鐘銘清韓長老過而書之觸殿下之愠怒  
秀賴卿淀君姬君秀賴卿夫人聞之惶恐是深矣家康公

曰亦何傷乎玉顏不異平常三媪喜而告之于大坂至  
于八月之末三媪曰既為放鷹之時節願歸于大坂以

報殿下動靜于三君家康公曰且適江府告大坂  
動靜于御臺所大臣之妻此云御臺所是而歸于大坂

告溪東動靜于三人可也是以三媪乃適江府而本多  
佐渡守正信及天海上人來于且元之逆旅閑談良久

正信曰方今鐘銘兵器浪人之事顯然人知之無所掩  
覆閉藏是以天下人心騷然疑家康公之憤何以

得釋且家康公以為時勢如此兵亂應在近也足下  
宜深謀遠慮以靜謐天下之計獻之殿下召見想應

在近且也且元曰此計非愚所能及也願足下示之平  
信曰然則舒愚意蓋此計凡有三焉其一者秀賴卿移

居在<sup>十六</sup>他邦則可也歟何則大坂之城真金城湯池天下  
無雙之要害也是以世人多疑以為秀賴卿有據城謀  
叛之志若移居他邦則此疑融然冰釋矣其二者秀賴  
卿與秀忠公有父子之好自此後時々來于關東成  
水魚之思則亦此疑不可有焉其三有秀賴卿之母氏  
淀君與秀忠公之夫人為姊妹今也母氏來于關東  
則亦此疑其安在乎哉天海上人亦雷同焉早元以為  
此三條皆事體鄭重秀賴卿一生浮沈之所關也非臣  
所可輕議也又以為是非正信之私計必其家康公  
之籌策也若今不肯之則禍端生于此矣乃變言曰秀  
賴卿本無意背于家康公然則一聞安天下之謀而  
沛然順之必矣今當歸于大坂以此三條白之九月九

日家康公召早元見之勞其久留且曰秀賴以頃年  
養浪人故天下逋逃無賴小人充滿大坂泉堀而或妨  
往還旅人或乘夜掠人家行偷盜是何所用于且太平  
之世當箱劍袋也然秀賴之臣修造兵器習戰闘進  
退其故何也使世人聞之皆謂兵亂在近是不可曉之  
甚也又大佛鐘銘兩斷我諱是表斷家康以安國之意  
也世人以為調伏家康者顯然矣是以知秀賴有謀  
叛之機也且元曰有人告謂秀賴招聚浪人日本寇賊  
充滿大坂堀津而妨往還者是以致殿下之憤可謂  
秀賴之不幸矣若實有叛心當招聚列侯群牧大將恩  
顧之輩也乃不之為而招無賴遊士亦何以為用乎想  
是無賴之徒在其半國則無筮仕之便矣在駿武之間

則雖有莖仕之便而人衆物貴難以度世獨大坂堺津  
之地物廉而易度世且列侯往來亦有莖仕之便矣是  
浪人之所以多聚也至于鐘銘國家安康之句則秀賴  
固非所求之韓長老者韓長老亦非有心作之今承貞  
問則無如何且顯於童謠是秀賴之不幸也若實調伏  
胡為記之鐘銘以示天下觀聽耶伏冀殿下深加提  
察以明其無異心則公私之幸有過此者乎家康公  
曰鐘銘之誚姑且置之但家康齡踰七旬豈久於此  
世乎予每思秀賴亦與將軍同有孝行然却招騷亂矣  
我在世猶如此若就泉下秀賴與將軍必有不相和而  
勤天下之兵也且元其深謀遠慮當為自今至後兩家  
和睦致泰平之計也而已且元替首謹曰天下安全之

計非愚臣所及也但一則秀賴去大坂遷于他州乎二  
則時來關東而問安否乎三則以母氏淀殿為質乎秀  
賴於此三條察其可以釋天下之疑者處之則可也而  
已然非臣所自專也但以淀殿為質則知秀賴亦不敢  
拒也何則昔年小牧戰鬥之後納平之時大岡以其母  
氏梅木為質納之遠州濱松以是觀之則今復敢拒之  
乎家康公領之且元退語正純曰若淀殿為質來臣  
冀於江府品川之濱賜方四五町六十步為一町宅地然則造  
新宅使居焉正純達于台聽家康公許焉乃賜休  
暇且手自賜袍服詞意懇切且元時有微恙故乞四五  
日替留服藥得少快以歸乃許焉且元以本多佐渡守  
正信之外戚故本多一族頗致款懇家康公亦屢以

行人向病，賜菓子，然後得少愈，乃歸。此比大藏卿局正  
榮尼二位局自江府歸于駿州，直謁家康公。風聞且  
先約以淀殿為質，刺乞宅地為家康公所悅，拜受諸  
品之賜，且為本多正信之外戚，受其徒之饗款也。大驚  
且恚，將歸于大坂，就本多正統求殿下之復言。正統  
以白之。家康公曰：「曩者既語我，意于三尼，豈今復捨  
秀賴乎？無復可言者矣。」三尼聽之，大喜，發行。且元因病  
行遲，三尼追到遠州濱松，而見且元。二位局云：「嚮在  
大坂聞家康公之甚憤秀賴卿及慈惟憂之忡々，吾  
輩亦為輦輿，今謁而殿下，其和氣大々如也。」且元曰：「否，  
不然。頃者拜謁之時，家康公有所求三條云云，我謂  
若之聽禍端自此開矣。然則母子之中，一人不可無

關東之行也。三尼雖驚，而且默。先且元而西，大藏卿語  
三尼曰：「曩者風聞且元所約，而信疑相半，今則信然。我  
輩在駿府侍殿下，殿下天々無一語之及三條，然則  
則應是且元與殿下合心謀此事也。乃飛書告且元  
之叛于大坂，尋歸大坂，告秀賴卿及母氏曰：「且元與  
家康公合心運三條之籌策，約以淀君為質，并乞宅地  
為本多正信之姻家為家康公所悅，為本多一族及  
列侯所親，且納賄賂，不可量也。我曾在駿府屢侍家  
康公，聞愛淀君之深也。至于彼三條，則未嘗聞也。想是  
出于且元之心，以盡忠于關東也。是以家康公手自  
賜所服之袍，又屢以行人賜菓子，以問其病，是我曹所以  
在駿州而細聞也。淀媼大怒，罵曰：「我雖為大藏之妾，而

非秀賴之母乎亦與信長公秀忠卿為姊妹且元早我  
無一言之咨稟私約以我為質是蔑視秀賴也秀賴亦  
忿怒曰與以母為質遺辱于後世不若母子共死于城  
中也大野修理亮治長渡邊内藏介紀素典且元不相  
好是以諛言泉涌且元未之知乃經京師歸大坂以告  
彼三箇條秀賴主先入之言猜而不納其言且元曰三  
箇條未嘗出於且元之心乃是家康公之微意也若  
不一肯之則万事壞矣宜深思遠慮以復言於關東也  
於是退出秀賴卿召治長紀木村長門守重成曰且元  
歸自駿州所謂三箇條皆天下之大事也當如之何幸  
有織田常真信雄剃髮稱常真在此地汝等往而謀之三人就  
以謀之治長且曰且元使於駿州宜為秀賴卿善處之

也然却為本多位渡守正信之姻致列侯之奔轅賄賂  
不咨稟于秀賴卿而合心于關東約以淀君為質并謀  
宅地之營是以下度上之驕其罪當死請誅且元微示  
謀叛之跡奈何常真掉頭曰吾子所言甚暴也於今之  
世敵于關東譬如抱石而臨淵也且且元故大谷之舊  
臣忠而有智豈有妄舉耶必有故也不覈其故暴聽婦  
人之言而誅之雖悔何益凡婦人之性多猜疑以致亂  
亡不為不多願於七組之中大坂兵士若干命之為七  
每分相與猶絲之相組故  
爾撰其人使于斥相氏推問其故然後謀之可也秀賴  
卿乃命速水由斐守時之往問其故且元曰家康公  
所謂三箇條若不肯之則禍端從此開矣何也一則  
秀賴卿之臣修造兵器習軍進退二則多招聚浪人充

滿于大坂壩津是有聚兵之跡。三則大佛鐘銘亦有祝  
詛之迹。然且元勞智慮辯吾無他思可謂忠矣。又熟思  
之三條出于正信之口而實。家康公之微意也。但想  
三尼不之知也。是以疑謂出于且元之心。抑且元如此  
處之其有遠慮在焉。夫大坂城天下之至險也。然獨聚  
浪人僧巫山賊強盜之徒。而無大國列侯之助。而以  
家康公父子率天下之兵攻之。墮其城猶反手也。是吾  
遇禍不旋踵。吾欲免急難也。故約以淀君為質。副以宅  
地之營品川地形不平。獲而築之。當歷一歲然後自大  
坂運下材木而造構之。又當歷數月造構事了。詐稱淀  
君罹病。又復歷數月而於此間潛通于列侯群牧之有  
怨。關東者以合謀。極愛士卒勞育鄉民則與從者亦衆

矣。家康公年已七十有餘。幾久于人間乎哉。薨後天  
下必應有變。考時計勢而動。庶幾其有利矣。臣之遠慮  
如此。然以愴人在側。交成貝錦。忠謀却為寇讎。可勝嘆  
乎。時之點頭歸謁。秀賴卿審舒其故。且指且元為忠臣。  
秀賴卿亦頗以為善矣。治長糾曰。且元慢君行私。及見  
糾責。辯佞利口。以慢為忠。其罪不輕也。常真曰。其所憎  
惡。故以是為非。陷人于罪。則是嫁禍于君也。假令且元  
無忠貞之心。而其言是也。則當採用之。秀賴卿惑焉。不  
能一決之。木村重成獨進揚言曰。先入三尼之言。以猜  
且元之謀。以是為非。是素與且元不和故也。抑曩者  
家康公之於三尼。以愉色待之。命正信天海潛誘三條。  
且元諾之。則賜款待。故三尼怪之。君臣猜之。古昔范增

輔項羽ヲ范增ヲ不去ズ則天下不歸セ于沛公故張良陳平以  
奇計殺范增ヲ然後沛公遂得天下今且元是君之范增  
也平信等用張陳之策使城中離析自至滅亡夫受恩  
德者常人猶盡忠況於且元乎常真亦感之秀賴卿亦  
將從軍成之言治長亂觀之二人就德所相謀云昔者  
常真與木曾戰于小牧長久手也為家康公所助大  
得其恩德是以陰輔家康公甚矣其言固難信也軍  
成是乳母之子怙寵高慢且負文學然實怯弱屢為人  
所辱而不知報但有口才飾怯為忠如今誅且元則兵  
亂起矣怖之故其謀如彼夫殺逆臣忠也且軍中不聞  
天子之詔即矯秀賴卿之命呼且元于城中以殺之可  
也常真夙聞其謀潛以書告之且元且元臨將朝披書

稱病而歇朝告之京兆尹板倉伊賀守勝重乃與弟斤  
相主膳元童子斤相出雲守高俊關門列兵以待乎治  
長亂等襲來是以大坂城中驟然騷動織田有樂有樂  
之弟初稱從四位下侍從源五郎長益之宅在斤相氏隣故入城中之兵  
于此以俟戰期秀賴卿近臣今本原右衛門正詳適且  
元之宅詰其故且元答曰君聽讒人之言將誅我我有  
惡無罪故及此耳豈有他耶正詳退告之秀賴卿秀賴  
卿曰彼故木曾寵臣有忠無私今何復有二心于關東  
乎然以雜說故彼列兵據宅是以不得已而將誅之且  
元而無異心則秀賴亦豈有憤乎乃自執筆作書使時  
走正詳賽之且元拜閱且感且喜兩淚交下二人歸而  
報之且元亦奉使者乞曰二人所報果賜聽納則請去

有樂宅中之兵矣。然則臣亦去宅中之兵。於是去兩兵  
城中騷動亦已。然後秀賴卿呼七組之將曰。比日且元  
歸自駿州。所呈三條。皆天下之重事也。將與汝等相謀  
以答駿州。然因雜說。且元起兵。城中騷動。聞東若聞之  
必帥師而來。汝等宜不忘大闇。奮好振忠相戰也。因亦  
賜刀七組之將。拜而戴之。謹而諾之。長治。亂怒秀賴卿  
與且元相和。乃不敢咨稟。招聚家人浪士。將殺且元。城  
中騷動。東西擾亂。且元招聚子弟。臣僕橫戈。閑宴。閉門  
以待。又以奇計。流言于城中。云。城中太半合心于關東。  
若有事于城中。必有先害。治長等者。是以城中相疑。且  
懼。且元之武勇。無敢發兵者也。於是且元奉使者于秀  
賴卿曰。臣受大闇之厚恩。苦心盡忠。固所不至。而納讒

言。將殺臣。臣豈辭之。請速誅戮矣。又告治長等曰。吾子  
逞私怨。以臣忠為不忠。將誅戮之行。以釀天下之亂。謂  
之忠乎。請速來殺我矣。治長等懼。不能答。然後秀賴卿  
召七組之將。令就誅且元。七將猶豫。不決。伊東丹後守  
長實。堀田圖書助勝喜將平之。彼此來往。而不成。是以  
秀賴卿使且元去大坂。而棲于紀州高野山。且元與子  
第帶甲。冒裝弓箭。鳥銃。出。王造。口。歷河內國。入于采地  
茨木城。而據焉。石川仰豆守貞正亦相次而去。適于泉  
堀矣。大坂城中。外聞之。騷擾。雲散。雪亂。以為兵戈  
既興。農夫賈客。攜資財。率妻孥。而逃避焉。秀賴卿召治  
長曰。近來騷動。聞于關東。其必帥師。向之城中。當速積  
儲兵糧也。治長出金銀。糴米于大坂。泉堀。尼崎。獲貳拾



萬石招聚四方浪士飛檄文于諸邦於是信州真由左  
衛門中村長曾我部宮内少輔盛親毛利豐前守勝永  
明右掃部助全登仙石宗也後藤又兵衛尉基次御宿  
越前守正倫山口左馬助定弘小倉作兵衛尉行春等  
馳聚稱凡六萬餘騎又以書招前田肥前守利常嶋津  
薩摩守家久皆不應矣○蓬菴公在阿州德嶋城西郭  
秋末秀賴卿使者木俣半之丞持秀賴卿內書并大野  
修理亮治長副書而來其意懇求以下蓬菴公為總將  
然公不許焉一以狗關東為志古記○京兆尹板倉  
伊賀守勝重飛羽書于本多上野介正純以告大坂騷  
動之故家康公聞之即命自駿州至京師群將帥師  
會于京洛又命藤堂和泉守高虎伊井掃部頭直孝松

平下總守忠匡守護洛中松平隱岐守定勝守護伏見  
城其他處置無所遺漏又遣大野壹岐守氏治長治之弟一曰  
長治之子于大坂以問將誅且元之故又有命適且元所  
據茨木之城○家康公將征秀賴卿之議既決矣於是  
至鎮公承命且姑歸于阿州以成軍備而後上大坂  
此比足利尊氏之苗裔平嶋義種義助在阿州平嶋秀  
賴卿命米村新介乘小船至于勝浦郡小松嶋之邊以  
招平嶋父子然公以武畧使平嶋父子與秀賴卿絕  
交又命群臣諸士與秀賴家人有族類故舊之親者皆  
正姓名獻誓詞禁絕文通古記○此頃大坂之兵將燒  
堺津津主驚乞援兵于且元所據茨木城且元遣援兵  
路中遇大坂之兵相戰于尼崎邊且元之兵大敗秀賴

卿聞而大歡，以為軍之吉兆。然後定四方警衛之將，聚士卒，列兵器，以俟。吳東軍兵之來，家康公亦下軍令，以水戶中納言賴房卿為江都留守，而自帥大軍發駿府。時慶長十九年甲寅十月十一日也。○十四日至于遠州濱松。蓬菴公到此執謁，戰記合由所撰譜云：就于江戶御普請，嗣子至鎮在于幕下。時大坂隱謀發覺，因茲至鎮遣使于蓬菴，告可參勤于江戶。故蓬菴即先遣使於本多佐渡守，而不日出阿波，廻南海。十月十五日，漸泊于三州吉田。時聞東照大權現被駐旌于三州岡崎，將往謁焉。本多上野介奉旨自岡崎告報曰：此行廻南海，至忠深切，不及至于岡崎，直至于江戶，可奉謁。台德院殿使者於同州藤川傳此旨，因茲

東行於相模州藤澤，奉謁。台德院殿上意叮嚀，即往居江戶。此時大多和長右衛門為大坂知印官，親戚之女在淀殿之側，聞蓬菴公若到大坂，則將執而為質，以釣。至鎮公云爾，而乃竊以書告之。大多和大多和密以告蓬菴公，曰：陽稱上大坂，而阿州發船陰環南海，可也。若陽稱環南海，恐有海上妨之者也。公隨其謀，大多和聞公既發船，然後獨留一僧于官邸，乃逃藏其蹤。大多和氏。十一月朔日，家康公在洛陽二條城，分賦列侯群牧，以攻戰之方。當此時，至鎮公與淺野祖馬守長晟、鍋嶋信濃守勝重、山内土佐守忠義等十七人相約，張陣于大坂城之西。公則陣于摂州勝岡，以塞西國通船。

之路。○六日、池田左衛門督忠繼等、伐大坂中嶋之營、而畧取焉。○征夷大將軍秀忠公、以初冬二十三日、發江都、今月十日、至伏見城、十一日、至洛陽、謁家康公。十五日、家康公發洛陽、中食于水津、至于南都、而宿焉。秀忠公亦同日發伏見、至于牧方、而宿焉。翌日、到于平岡、遂至于平野、而留。家康公亦出南都、遊于法隆寺、遂至于住吉天王寺、而留。天王寺之坤隅、有山、名茶磨。家康公於此、更名勝山、以定陣所。十九日、當父子會于勝山、而聚諸將、以謀軍事。今由所撰譜云、十九年、大坂陣、令至鎮軍于接州。當作木妻。一作十一月十八日、為欲相攸、至于水津。家臣稍由修理亮中村右近從之。且川路者、令森甚五兵衛乘

船、共周覽水陸之地形、直至于茶磨山、奉拜。兩御所備述地之利不利、又請攻取穢多崎。御所許諾、令本多佐渡守、再召至鎮、曰、此處古來亦不易奪之、因令淺野但馬守與謀、無害。至鎮、奉尊命而出。然至鎮、獨率兵往攻穢多崎。十九日、黎明、追逐敵船、即時乘勝欲達。上聞、遣兩使於本多上野介、許兩使於住吉、述其趣、則賜上使四人、於穢多崎。橫田甚右衛門、真田隱岐守、安藤次右衛門、本多藤四郎至鎮對。上使告自攻取此處之事。上使聞曰、此事可彌達之、乃去矣。此日、先駟家臣山田織部佑植、內藏助、水路之先駟、森甚五兵衛也。共達。上聞、又賜上使、而使退軍。雖然、此日、不退營、柵修備、令家臣中村右近及諸士守禦之。此止難波戰記、以為穢多崎府城之

〇〇自昔進退不自由之地也。大坂軍將明石丹後守  
全延之兵植赤白交色之干旌懸赤色暖簾之馬幟相  
聚而為群據地以為堅而公之兵建万字之旌旗舉  
四半鳥毛之馬幟耀于旭日翻于朝風急攻其所守船  
敵不能支雲揚葉散全延揮麾勵兵而不能禦戰奄  
然逃去公之家臣稻田修理亮中村右近山田織部  
佑桓中内藏助進自陸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進自川  
因勢乘勝遂拔其地即馳而使報之而使至于住吉上  
野介上聞於是家康公以行人橫田甚右衛門真  
申隱岐守渡邊治右衛門本多藤四郎勞之且命去兵  
然恐敵再來聚使中村右近添樹堅柵留而守之此邦  
人傳言而使是石川甚右衛門中條次右衛門至于勝

山一說西使一人木

上聞乃賜湯澆飯二人頂戴了且

出手中披之包器中餘飯曰殿下之恩賜及卑人世

所稀也將攜歸以領與所留穢多崎之兵家康公聞

而感之甚矣乃賜兵士以下大行厨可以食百人者傳言

大行厨今猶在猪山城厨〇慶元記鈔云大録曰穢多

城天正四年本願寺門跡光佐據于大坂城之時渡邊

村穢多與之構小城于下博勞之岬而居焉故名曰穢

多城是木津川之所流入而西海第一之要害也薄田

隼人正高實守護之時至鎮公自阿州行着船于泉

州堺津構營于勝間村繫船于難波入江船將森甚左

兵衛以智畧招其近邊漢父詢穢多崎之事漢父曰本

將及諸士每夜入市井引盃酒弄女色夜明而後歸城

故城裡雖兵懈怠而無守氣矣。至鎮公聞之十八日自乘小舟伺其虛實。殿下父子召諸將於勝山。公自其伺處直至勝山曰穢多城可以畧取焉。殿下曰此地要害堅固西海第一之咽喉也。諸士從前不能畧之而今始攻之若不得其利後功不可成也。宜用兩將乃命至鎮公與淺野但馬守長畧畧之。是以兩將定軍謀十九日未明長畧則自今在家而出。至鎮公則自勝村而出各從水路而進。雖各爭先而入。至鎮公之舟速着岸第一番進旌旗兵馬。此時薄田并從兵不在城中唯少殘兵防之。然而攻勢難支。避易退于博勞淵。於是兩將直入于穢多城。故四人檢使報命以先登為至鎮公。此或曰至鎮公歸自勝山召集群臣相謀曰約明日卯刻可進發。然宜寅刻進發如何。老臣稱申宗心林道感曰宜丑刻進發。想但州君亦應丑刻進發。於是定為丑刻。丑下刻發勝間村。長畧果同時進發。然至鎮公之兵先登而畧城。此時山田織部通中內藏助先登勵軍功。下士岩崎與右衛門上城堀建馬懺又林甚五兵衛勵櫓法破水門。敗城堀。從水路一時直進而毀壞之。淺野家船將植木小右衛門植木七左衛門亦謀以丑刻而發。相競而進。然林甚五兵衛前夜豫察着船處。拔捨水路之杙。故林速而植木遲者。以此故也云爾。

○二十五日 家康公賜蓬卷公內書于江都以賞公之軍功矣。○此後上杉中納言景勝佐竹右京大

夫義宣之兵與大野修理助治長木村長門守重成之  
兵戰于野田福嶋今福嶋野之間互有勝敗今不悉記

○舍田所撰譜曰伯樂淵者敵軍據固同月二十九日

當作二至鎮率精兵水路者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及

諸士陸路者中村右近等水陸俱進往擊破之于時森

甚五兵衛竭粉骨森甚大夫森藤兵衛合鎗共得敵首

森藤兵衛病創死森長左衛門廣田加左衛門相共得

一首其外傷者不知幾多也此止難波戰記以為伯樂淵

以東為前有二大河西有蘆嶋南北有大溝設堀構櫓

造木戶于東西可以容六七騎之兵矣秀賴御命薄田

隼人正兼相守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或作廿九日並非

石川主殿頭忠總率士卒伐而畧之方此時軍將薄田

兼相乘夜出市井召集娼娘酒宴沈醉卧而不知前後

從軍亦飲于市井而不歸其所留之兵皆諸國烏合之

徒終數輩而已是以及敗良久之薄田率士卒來望見

城既為敵所畧而歸于本城石川遣使于蜂須賀公

曰伯樂淵之砦某一人以士卒畧之公聞之以為若

救兵來自本城則危矣副以鉄砲三百張令以守之此止

今按二說不同嘗聞二十六日上使横田甚左衛門來

曰使九鬼長門守守隆攻伯樂淵阿波守亦當以明

二十七日早朝帥兵而至以俟九鬼之報也是以二十

七日未明或作二十八日或公帥兵向伯樂淵森甚

五兵衛村重森甚大夫氏純乘小舟二艘緝為加于九

鬼長門守之軍向于伯樂淵氏純則與舍弟森藤兵衛

村近廣田加左衛門元重森九左衛門同舟舟中用樽  
飲酒時村近率然戰栗元重見之曰望敵之近戰栗未  
審戰場如何村近正坐大怒曰奴加左衛門汝雖狀貌  
魁偉有力而至于向敵則一足我豈劣于汝乎哉村近  
短小而肥簡然不見爾乃將共乘伯樂陶若然若上頻  
便習故其言如此飛銃丸而難急乘於是村重令人告曰如此則乘若也  
難不若竊使群兵持旌旗鳥銃潛至岩下一時連放鳥  
銃則敵當驚而逃退宜待之以乘若也氏純領之乃命  
村重家臣鈴江加右衛門長定高田又右衛門某使人  
持兩舟所積旌旗并鳥銃二十張潛行蘆葦之陰到于  
岩下阿波坐口即揚旌旗放鳥銃二十張共發敵果驚  
便退二艘之舟既至涯森藤兵衛村近以鎗鐔為杖飛

下稱一番乘附行岩門傍之忍返壁上小柵斜打長釘  
之忍乘而入為廣田加左衛門元重將相繼而乘既執  
忍返誤而手滑落地時見其僕走來招之踏其肩為梯  
亦乘而入為元重味入之間森藤兵衛村近既與城兵  
薄田傳兵衛交鎗薄田之鎗刺村近之胸村近雖被刺  
而尚攀進遂殺薄田矣及于元重方入則敵既退去是  
以揚聲屢呼返返進而打破門內引我兵而入我兵連  
綿乘岩而入人々揚聲呼返返時城兵七八人以鎗為  
杖而列森村近為敵所刺傷痰不能起而手持敵首宛  
然而居望見森甚大夫氏純過其傍而舉聲曰甚大夫  
殿村近負手俗稱被痰氏純誤聞以為稱遭手俗稱被  
遭曰其勉乎哉我亦不劣直進先陣森甚五兵衛村重

欲使敵望見吾兵踰河而入乃以旗幟及綿布白襦之類著于長篙列建芦嶋乃揮麾曰壯士不可深入唯畧其地是以後于諸士而乘若曰俟壯士來令交鎗諸兵聞之回首瞻村重唯氏純不顧直進攀聲曰森甚大夫氏純一番鎗臂頭交鎗稱一番鎗與城兵本間仁兵衛重高交鎗本間素有鎗法練達之名而鎗勢動為氏純之下大患之以其鎗從氏純左手之槍柄遂刺其左乳上氏純肉然轉身于左是以本間之鎗噉而不中氏純以其鎗排遣本間之槍本間不覺辟易氏純深刺其左之肚腹本間因捨槍拔大刀氏純復以槍自涎金刺其咽喉本間昏倒氏純便抑之以鯨尾小刀裁其首而不可故覆其尸而裁之城兵見之平子主膳平子茂兵衛小河四郎

右衛門渡邊金大夫小河九郎右衛門長野半右衛門寺本八郎右衛門辻仁右衛門矢野理左衛門及平子從軍佐生甚之丞翻然向來是以氏純以本間重高之首及兜銀月立物屬之家人已則執鎗向進當此時也森甚五兵衛村重為槍場進退之令回首見之森藤兵衛村近被重傷持敵首宛然而居村重問曰藤兵衛如何為乎村近曰敵首既獲而傷重不自由也村重勵之曰壯士被輕傷豈有不進者乎來將共向敵矣乃懸村近于肩置之舟中村重此時服白陳羽織傳今在此家村近之血濺其羽織其蹤依然此時氏純則向敵三人交鎗廣田加左衛門元重森長左衛門元直馳來元直拔刀斷敵元重交鎗刺一人而倒之元直攀聲曰其敵也我亦橫擊其足也元重曰雖認



獨我殺之而足下亦擊其足則是兩人共殺也猶進遇敵則是我獨獲也獨言而進城兵平子主膳正負詮掉鎗馳來森村重家人新見太兵衛飛銃丸中平子主膳之肚腹平子痿痺森氏純家人四宮忠大夫年二十四走進將毆平子平子素強力之勇者也雖被疾猶強戰四宮亦壯勇強力遂殺平子主膳自是城兵崩亂敗北森家之壯士爭先逐北而四宮忠大夫既殺平子持其首到下伯樂洲水涯飲水而休池田宮内少輔忠雄公之海師橫川次大夫來曰見得壯士獲好首願我共吾子以為西人之高名四宮勵聲曰武士之高名在腕與志豈可以高名分與他人乎將去水涯時橫川次大夫使其篙人大有力名楫柄者後抱四宮又使多人前擁之

以奪平子主膳之首然四宮戰後勞倦不能追之當此時也森家壯士逐北不已城兵小河四郎右衛門殿于敗軍森甚大夫氏純其他一族十四五人逐之小河自橋上回頭曰敵則意外是寡壯士及來及來自執十文字鎗以及來諸北者一時及來森九左衛門以鴨嘴槍衝小河四郎右衛門之頬車而串之小河捨槍而走小河之槍今傳在甚大夫家九左衛門鴨嘴槍則甚大夫之副槍也於是城兵皆敗走故阿州兵畧伯樂洲若中村右近重勝率諸兵而入焉石川主殿頭忠總亦帥兵自葭嶋之陣向伯樂洲若然水深非船不可渡也是以徘徊躊躇既而乘燒殘舟自土佐座口而入於是石川之兵亦悉入來故若中之兵尽敗走無一人存者焉此時九鬼長門守之兵猶未來然

須臾之間攻之拔其若矣時有武者建大中白有耳之  
旗備于先陣背插金大半月之幟乘鹿毛馬置金覆輪  
鞍率兵四五百許向伯樂淵來人皆以為伯樂淵若大  
將薄田年人正兼相然因其地既為蜂浪實氏石川氏  
所畧望見之呼聚敗軍之兵中途退去是故至鎮公  
命中村右近重勝副以鳥銃三百張護伯樂淵若然後  
至鎮公至勝山奏其事呈所獲敵首以備監檢家  
康公視本間仁兵衛首曰本間我幼少所能知之剛者  
也頃者巡見伯樂淵臨之此銀月立物曜于日影其所  
舉勳秀于等夷因下淚矣次視平子主膳首王顏淳然  
勵声曰平子麻乙山但奈乙但奈乙方言也主膳嘗三敵  
于家康公故云爾而後召池田宮内少輔忠雄君曰

汝家人擊殺平子主膳此者雖賤亦當與祿善遇之既  
而四宮忠大夫傳而聞之心懷遺憾將賴森甚五兵衛  
村重森甚大夫氏純建明平子之首忠大夫實獲之而  
為橫川所奪矣是以二森密聞之于至鎮公公曰忠  
大夫之遺憾不亦宜乎然橫川之所仕者我女婿也若  
無武烈之臣則我所當相輔也唯冀勿建明之忠大夫  
之軍功則我既識之天下靜定之後我當圖之是以忠  
大夫不得已而默焉森九左衛門以槍串小河田右  
衛門之頼車而二森紛擾之内謬不奏其事九左衛門  
恨之持鴨嘴槍自兵舍出奔不知所行也森藤兵衛村  
近傷痍在兵舍中族類勸養義子村近曰我無妻子形  
影相吊雖死無所繫于心何養義子為乎哉慶長甲寅

中冬二十九日曉没于兵舎享年二十八法諱清月常  
薰葬于大坂雜魚場然後至鎮公召森甚五兵衛村  
重問曰村近無子耶村重對曰無為公曰無妻或妾  
耶村重對曰亦無為公又曰味没之前無所願耶村  
重對曰是亦無為公曰無是非可言親族宜慰其亡  
靈因賜黃金此今按方此時阿州軍功至大也是以佗  
日大家康公秀忠公皆賜感書以賞之是天下之所  
共識也而戰記一以拔此淵岩為石川氏之功可謂僻  
筆矣又聞薄田隼人正兼相此時有軍事之可咨稟而  
登其本城夜無曉而歸于伯樂淵而戰記以為此夜兼  
相飲于青樓不知寔然否字○二十九日朝至鎮公  
移居于阿波座口官邸○合田所撰譜曰二十九日之

夜望見仙波民屋炎上既慮敵自焚晦日黎明往見之  
敵軍逃去殘黨狼狽追之擊之奪小旗舉之此後因  
嚴命陣于南御堂自是所至于本町橋隔七八町七八  
町之間無處伏發故中鳥銃者亦有之此難波戰記以  
為石川主殿頭忠統家人大久保八郎五郎等十三人  
廿九日之曙上船入于船場或作仙波望之唯有雜人少許  
而不見敵兵是以多殺其人採敵所殘之幟而歸告之  
石川石川喜悅遣使於蜂須賀公曰忠統畧取船場  
宜就何所而陣耶公聞之即發軍兵建方字紺地之  
于旌翩四半鳥毛之馬幟陸地則使中村右近山田織  
部佑樋口内藏助進水路則使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  
進公馬上呼石川之使曰陣所宜問于幕下直入

船場フナバタ閣カ與敵相戰森甚大夫力戰合鎗得首一級森  
長左衛門廣田加左衛門得首一級森藤兵衛力戰傷  
深歸營而死藤兵衛之死與合由不合船場守將小河四郎右衛門  
目擊森甚五兵衛森甚大夫以鎗而進西人以鎗衝之  
殺敵數人森亦被刺頰車敵中渡邊金大夫小川九郎  
右衛門長野半右衛門奔本八郎右衛門過仁右衛門  
矢野利左衛門等蹈留合鎗有戰死者有得首而歸者  
公使士卒持首二級獻之幕下曰畧取船場史官  
乃記第一番阿波守石川亦合士卒持所奪取之職以  
上呈焉曰畧取船場又問恒何所而陣史官乃記第二  
番主殿頭翌晦日敵於天滿仙波之間放火引兵而入  
城中是以公及松平宮内少輔松平土佐守鍋嶋信

濃守濱野但馬守石川主殿頭九鬼長門守等揚々入  
于船場而張陣季冬二日家康公亦巡省來此此止今  
按茲月二十九日朝至鎮公自陣所移居于阿波坐  
口官邸既而發兵攻仙波町砦以放鳥銃敵亦以鳥銃  
相應及于日已暮仙波町火氣焮々陣屋燒土翌晦晨  
前稻田宗心告公曰見得敵已退入城中請促兵而  
拔之公曰我不數日畧取穢多伯樂兩砦然則今當  
訛誘敵兵以擊滅之也我恐敵兵以奇計故退入城中  
諺所謂勝而占シテ兜ノ基ヲ今此所也宜用斥堠覘之宗心有  
感而退獨言曰為幼君被問然也乃馳馬入于仙波  
町砦拾敵兵之小旗來公視之帥兵乘馬畧取仙波  
町砦即獻所拾旗幟于勝山家康公以公屢建軍

功稱嘆不絕。夫惟仙波町之始末如此則二十九日  
間互放鉄砲而已更無攻擊會戰之事且森甚五兵衛  
甚大夫此時猶在舊陣所無會戰仙波之事至若森藤  
兵衛之被痰及渡邊金大夫數人之進出則皆伯樂泐  
之戰也然戰記以為仙波之事其傳為也甚矣○三十  
日 至鎮公移于大坂南御堂而陣焉  
十二月三日夜織田有樂齋復書于本多上野介後藤  
庄三郎云從來屢諫秀賴卿而不見聽而今如此非吾  
力所及也 家康公聞之謂本多等曰汝等當以講和  
之議達之織田氏也○十日織田有樂齋大野修理亮  
使村田吉藏米村權右衛門來于勝山述講和之議本  
多上野介後藤庄三郎引二人達于 台聽 家康公

聞之謂曰今般招聚浪士據城而叛大無謂也然浪士  
不可殺也秀賴當去大坂之城以移大和之國也不然  
則當填塞城壕塹也以是講和令天下之民安穩可也  
二人唯々而退其後西使復來曰若以母氏為質則  
家康公父子之於秀賴何復有疏意耶但浪士不可逆  
也亦養育之用不足請為之加穀祿也 家康公以為  
無與祿于浪士之義矣而使使者歸矣二位局阿茶局  
亦承 家康公之意以述講和之宜淀殿不得已而聽  
之有樂齋修理亮等百方勸之秀賴卿曰汝等之言乃  
前日斥桐且元所策之意也前日汝等以為非及于今  
則以為是是秀賴命之窮也今日忍辱會汗只以不殺  
士卒為可而已其速講和哉且元之忠言顯于今日居

然受後世之嘲弄也。悲淚交下。有樂齋修理亮報。亦面然含悅而退。

令由所撰譜曰。十二月十六日夜丑時。大野主馬密自城發兵。擊至鎮軍家臣合鑓。殺敵敵軍大敗。中村右近及諸士傷死矣。稻田修理亮被創。稻田九郎兵衛得敵首。岩田七左衛門亦合鑓。捷報達。上聞。漏此員者。家臣之從者長谷川小右衛門合鑓被創。四宮與兵衛橫井十兵衛鶉飼七郎左衛門共得敵首。此外或得首。或被創。或戰死者幾有之。此難波戰記。以為大坂本町橋通街北。則松平宮内少輔忠雄南。則公各設柵相迫。城中本町通街。總將大野主馬麾下塙圍右衛門等淳然謀夜襲之事。主馬曰可也。然不可以。小兵襲南北兩

營也。且於蜂須賀有船場之怨。只宜襲南營也。於是十六夜。或曰。十日塙圍右衛門米田監物帥士百二十四人。其他上條又八田積一郎兵衛自奮馳加鳥步卒將三宅久兵衛橋本平左衛門安井庄右衛門牧野小田等列鳥銃百挺于城門前橋外。以備敵之追來。然後圍右衛門以下。潛出門外襲。公所陣南御堂之營。而發開聲。近營圍之。周章騷動。公營不敢騷。翕然合圍。聲固守。相待敵兵馳向。交互隱顯。又火燦爛。而相戰。聚散離合。千變万化。交勝互敗。傷死頗多。敵兵脇坂又在衛門竹村新之丞坪井喜右衛門以下十四人。並枕而死。公家臣中村右近重勝自聞敵襲。來即執長刀。當於前後。激於左右。以鬪。及傷數所。猶進相禦。敵兵引退。重勝追

而到橋木村喜右衛門伴茂大夫等回來相戰遂為數  
鎗死稻田修理亮亦植亦得獲然見敵之退而追逐飛  
鎗以衝木村考左衛門木村刺于鎗而引退稻田九郎  
兵衛十五歲亦追北得首岩田七左衛門亦追北力戰  
得獲鵜飼七郎左衛門四宮與兵衛橫井十兵衛亦各  
得首級死者亦二十三人焉此傳云七左衛門關餘猶  
追至城門時門既關七左衛門以鎗柄衝敲門扉高聲  
曰蜂須賀阿波守臣岩田七左衛門追敵來此有負勇  
者請討殺我然城中寂無應者於是而退  
十七日早朝獻使者于勝山詳報夜襲之事家康公  
秀忠公歡甚以板倉內膳正重昌問夜襲委曲之事  
午時召公曰夜襲出于不意而防禦立奇功真可感

悅矣稻田修理亮帶瘻而出見家康公視之曰前日  
破伯樂淵之營森甚五兵衛甚大夫合鎗廣田加左衛  
門森長左衛門等得首前夜之防戰亦神妙也復審極  
之可以賜感書矣此時蓬菴公在江都家康公賜  
書曰昨十六日之夜於大坂船塲敵為夜掛突出候處  
阿波守番所堅申付無異義則時出合隨分者共討  
捕之無比類勸誠以感恩召候委曲本多佐渡守可申  
也  
十二月十七日蓬菴  
○仙波夜襲之時稻田修理與田村林藏院隔隍而交  
鎗勝負未決時打大鼓收斂戰事故林藏院告修理曰  
既打收斂大鼓與吾子交鎗止此修理亦點頭曰然則

家康 御黑印

互換<sup>テ</sup>槍<sup>ヲ</sup>以為他日之證<sup>ト</sup>修理自取<sup>ラ</sup>槍<sup>ヲ</sup>授<sup>テ</sup>之林藏院林藏院亦自取<sup>ラ</sup>槍<sup>ヲ</sup>授<sup>テ</sup>之修理而別今稻田家之所藏<sup>ニ</sup>十文字之槍<sup>ハ</sup>即是林藏院之槍<sup>也</sup>他自林藏院寄書<sup>テ</sup>修理修理報書<sup>ス</sup>其文曰雅樂申通寄思召貴札一入亦令存<sup>ル</sup>然ハ先年大坂御籠城之刻仙波表夜討之節被<sup>レ</sup>成御出御<sup>ニ</sup>御<sup>ノ</sup>勵<sup>ノ</sup>之<sup>レ</sup>段可申<sup>ル</sup>様也無<sup>レ</sup>之<sup>レ</sup>候就夫拙者<sup>ハ</sup>鎗<sup>ニ</sup>其方<sup>ハ</sup>于今御所持之由如御書付之拙者<sup>ハ</sup>鎗<sup>ニ</sup>而候貴様之御鎗之義也于今我等所持申候<sup>ハ</sup>一ツ也互<sup>ニ</sup>更<sup>レ</sup>度可申由被<sup>レ</sup>仰<sup>ル</sup>由承候<sup>ハ</sup>共其砌上様御奉行衆被<sup>レ</sup>成御覽<sup>ル</sup>間若重而御尋之節如何<sup>ニ</sup>候間成不申候<sup>ハ</sup>か様何方<sup>ニ</sup>而成<sup>レ</sup>之<sup>レ</sup>懸御目可得御意<sup>ハ</sup>間不能多筆候恐惶謹言

九月十五日

甲村林藏院様

稻田修理宗祐

某日和議半成常光院二位局阿茶局等往來而調和之秀頼卿報書云填塞城中惣塙破壞石壁以為平城唯命之從也以母妻為質遣于關東者所不肯為也但有樂齋之子修理亮之子則可以為質遣于關東也勿下憎浪士以戮殺之勿疏秀頼以忽畧之以是為盟則和睦可成矣家康公秀忠公即許應焉二十日夕常光院二位局饗場局自城中來有贈物且織田武藏守有樂大野信濃守修理亮為質而來又告填隍壞壁乃遺用城中之人也家康公曰然則可使京極若狹守奉行也三尼乃歸二十一日使安藤帶力成瀬隼人永



井右近大夫去諸攻器又使松平下總守忠明本多美濃守忠政置後守康重為填隍司又使瀧川量前守秋益佐久間河內守政盛山代宮内少輔秀宗山本新五左衛門義一警固城門然後秀賴卿使木村長門守重成郡主馬介良列至勝山察視家康公之盟盟詞謂自今無以踈意待秀賴卿秀賴卿所領之地所養之士依舊不可以革也先作華押瀧點指血而使持之而還乃使板倉内膳正重昌觀察秀賴卿之盟重昌與京極若狹守共入城内秀賴卿盟詞亦謂自今無以踈意待關東無妄招浪士以謀叛也亦先作華押瀧血重昌持之而還而盟既畢然後松平下總守等填隍大野治長曰初約填總隍而已是指西南外郭之塹而言然今破

壞外郭而及二三之郭以為平地如何乎哉而制之下總守等曰家康公命曰填塞惣隍臣等以為凡有塹處皆當墮填也不唯外郭之隍而已指摩數萬人夫忽為平地大野不及支曰他日當告于家康公也而退矣其後伊達正宗藤堂高虎等以本多上野介密上聞曰近日講和竊謂不可也畢竟當有害矣幸前日合戰今復填隍壞壁為平城是攻取之利天之所賜也家康公曰卿等所言有利而不可也凡人有不義之行必受天之責者古今多矣慶長庚子石田三成誘五畿七道之列侯以企逆謀秀賴與之將滅有忠無不義之家康然天鑑正直是以三成滅亡于一戰方此時也諸將再三勸殺秀賴然予思故大岡之好以宥其死而今慈

悲却為讎。再企謀叛。以苦萬人。是惡行之甚。以致之。今討之也。甚易矣。但思人。以不義而來。予以義報之。是以講和。然此。後秀賴又起不義之行。則當得天罰。是自業自得之果也。織田信長卿配流足利。我昭。是不義也。故信長為家人。明智光秀所弒。而其子孫衰矣。木閣得信長卿之厚恩。官祿無雙。而木閣弒其子孫。是非道也。故秀賴背人望矣。武田信玄。世以為古今之名將。然詐謀。父在京大夫信虎。屏逐甲州。以為浪士。不孝之罪。難免。故一生之間。不能弘國。且參州野田合戰中。于流矢。遂不愈而滅亡矣。惟是背道。故罹天罰也。如此之類。本邦異域。其例多矣。某為信長卿之從軍。而數得合力。故織田信雄與秀吉卿合戰之時。日本國中。之諸將。悉屬秀

吉卿。信雄無由相戰。某獨念信長卿之好戰。于長久手。而得勝利。秀吉卿乞降。故取其國。以與信雄。然後某歸于參州。秀吉卿以羽柴勝雄為使。乞和。且以其母與妹為質。出之。是以和睦。而至于大坂。其後也。則為彼從軍。而悉滅坂東坂西之強敵。盡忠不可勝數也。然則某是與秀吉卿之家人不同。然以一旦有從軍之義。每宥秀賴卿之罪。而秀賴又忘恩。再三謀叛。有誰與彼梟惡。于自滅之理。其可誣乎。某不悖于天道。如此不悖于天道。則吾子孫之保國家。雖百世而無危矣。人聞家康公此言。皆感其誠。

家康公與秀賴卿和親既成。公乃拜謁于勝山。家康公召見。告之曰。至鎮忠節甚可感矣。想像千松在。

阿州漸長可以及落紐和俗咳兒不用常帶但用細紐帶謂之束腰比及五歲則解小紐用常落紐之欲其似我壽乃手解所自束之帶賜之曰以此

千松公拜戴而退尋又以上使賜綿襖二領并肩衣袴黃金三百兩于千松君公乃遣之于國使千松君拜戴且用之行著袴之儀

十二月二十四日將以明朝歸洛陽列侯群牧朝參舒賀

命由所撰譜云慶長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權現召至鎮於茶磨山曰此回竭心罄力勤勞之功甚有御感可使家臣拜謁御前至鎮謹遵尊命於是稻田宗心林道感先進上意懇寫各賜黃金百兩其次召稻田修理亮賜御感書并御腰物元重其次召稻

田九郎兵衛賜御感書并御腰物兼先其次召山田織部佑通中内藏助各賜御感書其次召森甚五兵衛岩由七左衛門共賜御感書并綿衣森甚大夫亦賜御感書并綿衣且有不達上聞之策亦隨其力之輕重至鎮授感狀昇恩祿以慰撫之止其感書云於大坂千波表蜂須賀阿波守手紛夜切出之處合鑑則追崩敵刺蒙疵之余無比類仕合粉骨之至御感思召候也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稻田修理亮との今度於大坂千波表蜂須賀阿波守手紛夜切出之刺討捕首之余粉骨之至御感思召候也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稻田九郎兵衛との

今度於大坂表穢多有崎字竭粉骨之余阿波守達高聞御  
感思召候也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山田織部祐とのへ  
今度於大坂表穢多竭粉骨之余阿波守達上聞御  
感思召候也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樋口内藏助とのへ  
今度於大坂表穢多并伯樂淵竭粉骨之余阿波守達  
高聞御感思召候也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森甚五兵衛とのへ  
今度於大坂千波表蜂湊賀阿波守手紛夜切出之處  
合鑓則追崩敵之余粉骨之至御感思召候也  
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岩田七左衛門とのへ

今度於大坂伯樂淵合鑓追崩敵刺討捕頭之余粉骨  
之至御感思召候也御書判

十二月廿四日森甚大夫とのへ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家康公發勝山二十五日入于  
洛陽城秀忠公猶在岡山

乙卯  
二十年公三十一歲 達春公五十八歲  
正月三日家康公發洛陽向駿州

令由所撰譜云慶長二十年正月十一日御台德院殿  
召至鎮於岡山御感於此度之忠烈而下御感書  
賜松平氏且賜御腰物順慶左文字其詞曰

今度於攝州大坂表穢多崎并仙波兩所竭粉骨勵軍  
忠之條無比類勸感覺候因茲賜松平氏者也

慶長貳拾

正月十一日御直判

松平阿波守との

然、後召家臣、稻田宗心、林道感、上意懇篤、共賜黄金

百兩、次召稻田修理亮、御感書、并御腰物、長光次

召稻田九郎兵衛、賜御感書、并御腰物、延壽次、山

田織部佐通、口内藏助、共賜御感書、次森甚五兵衛

岩田七左衛門、共賜御感書、并綿衣、森甚大夫亦賜

御感書、并綿衣、其感書云、

今度於接州大坂仙波表、松平阿波守陣所、敵入夜討

刺合鎗、即時追崩、刺被疵之余、無比類、慟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御書判

稻田修理亮との

今度於接州大坂仙波表、松平阿波守陣所、敵入夜討

之刺、令高名之余、粉骨之至、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同

稻田九郎兵衛との

今度於接州大坂表、織多崎、臨懸合之戰場、竭粉骨之

條、松平阿波守、令洩達之通、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同

山田織部佐との

今度於接州大坂表、織多崎、臨懸合之戰場、竭粉骨之

條、松平阿波守、令洩達之通、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同

通口内藏助との

今度於接州大坂表穢多崎并博勞洲防戦之刻、竭粉骨之條、松平阿波守令洩達之趣、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同

森甚五兵衛との

今度於接州大坂仙波表、松平阿波守陣所、敵入夜討之刻、合鎧、即時追崩、竭粉骨之條、感思召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同

岩田七左衛門との

今度於接州大坂博勞洲、懸合防戦之刻、合鎧追崩敵、遂高名之條、粉骨之至、感思食候也。

慶長貳拾正月十一日 同

森甚大夫との

當此時也、東國諸軍、充滿大坂、而填實總隍、墮壞石壁、大野修理亮屢出、曰、曾謂獨填外郭之隍、然填九城中之塹、如何、再三言之、然諸人如不之聞、故告之秀賴卿、以伊東丹後守青木民部少輔、為使、來于參州、岡崎、向其故時、家康公逗留、在岡崎、召而使見之、本多上野介侍側、而使述言、曰、去年所賜之盟詞云、唯填惣搦之隍、即城外然今有司填二郭三郭之塹、毀其石壁、如何乎哉、家康公聞之、曰、我唯命填惣隍耳、然誤聽如此之鹵莽、今無可如何、定知秀忠新命、復舊而已、路中處々逗留、二月二十八日還于駿府、秀忠公大坂城填毀事畢、此時蓋賜歸國之暇、于西方列侯、正月某日、發勝山、到伏見、遂至京。

師二十八日發京師二月十六日還于江都

蓬卷公自去年十月在江都秀忠公召見有懇命賜

吳服并白銀三千枚然後賜歸國之暇

三月五日秀賴卿以伊藤丹後守長實為使副以大藏

卿二位局永原正榮尼來于駿州曰去年兵亂摂州河

州百姓退逃全無賦稅是以無俸祿可賜家人者冀其

給賜之家康公曰尾張宰相將成昏禮今幸三尼來

一人當適尾州而調護之丹後守亦當先歸昏後我亦

當至尾州亦或直上洛陽訊問摂河百姓之痛然後可

以容于秀賴卿於是四人皆辭去比日有飛說云大坂

城中買取兵器馳馬試劍過於舊日是以大坂泉界京

師伏見之民騷然不靜京兆尹板倉伊賀守勝重頻々

報之駿州及武州矣秀賴卿亦聞而驚之禁止買兵器

矣四月四日家康公將至尾州命水戶鶴君後魏水戶中納言賴

房為駿府留守又命松平下總守忠明本多美濃守忠

政等先適洛陽守護皇居并洛下商家命藤堂和泉

守高虎并伊掃部頭直孝等陣于淀渡守護兩橋譏察

旅客命松平隱岐守定勝守護伏見城命田中筑後守

忠政細中内記加藤肥後守忠廣等左右相隨又令西

國之軍士島津陸奥守則勿上洛軍令既畢然後發駿

府至于尾州入于平岩主計頭親吉之邸此時織田有

樂之使來告曰觀秀賴卿之行不協于殿下之意再

三諫之而不見聽是以起去大坂耳於是十四日發尾

州二十八日至洛陽入于二條城矣。伊藤丹後守長實及三尾亦自尾州相隨而入洛。秀賴卿以青木民部少輔一治為使而賀之。且告之如前日長實所述。乃召長實一治及三尾曰。去年兵亂大坂近邊。百姓逃去者。固應無詐矣。至于河州百姓。則不可復與大坂同也。前冬講和之後。可以止浪士之養。而却多招養之。是何之用乎。如此。則秀賴之資用當漸乏也。且買取大坂中兵器。習練軍馬之進退。一設戰防之備。是日日本國中。之所流聞也。是以天下騷然。無所安堵。然前冬既結盟矣。豈有此事乎。但舉世稱之上下多疑。然則秀賴卿當且移于大和郡山而居焉。其後修復大坂城隍石壁等。以完壁焉。然攝州百姓。則何為一兩歲而安堵如舊乎哉。然則不

若以大和國代攝津國也。然亦只可從秀賴卿之所欲也。而使三尾歸而報之。秀賴卿聚群臣議之。老兵之德曰。舊冬之戰。輔君者。小祿新進之徒耳。未嘗有大國之助也。此城今填實破壞。難固守矣。又微勢難敵大軍。不如姑順。家康公之言。移于大和以待時也。家康公素榆景頌。在世有幾。沒後觀時變。勳旌旗。則故木閣恩顧。列侯群牧。必多輔之。庶幾亦有利哉。壯年之士。則曰。去此城。移大和。勢力衰耗。生有何樂。且此城故木閣之所賜也。去在他國。若有變。隕命貽木閣泉下之恨。遺誹謗于後世。豈非可恥乎。一向定志。勿去此城。是以致溪東之大軍。則勇猛直進。防戰及于不勝。則放火于城。入々裁腹而死而已矣。新進浪士之徒。亦雷同曰。



此城不可去也。熟觀去年已來關東所為，悉是欲使我君衰替消滅也。與喪祿散于四方，死而無聞于後，不如據此城而防戰，或逆擊伏見京都，以期一生于萬死之中也。秀賴卿點頭，又使伊東丹後守青木民部少輔報曰：大坂城，父木閣所以掃風沐雨以治天下，盡人力以落成之城也。今捨去而之和州，決然不可為也。且今所養浪士，奪食而逐之，亦非我素意也。因背高喻以招大軍，亦所不敢辭也。任運于天而已矣。家康公聞之，猶欲講和，而使三尼至于往復再三，至其終不肯之。然後留兩使，命板倉伊賀守護之，送三尼歸于城中矣。

四月十日 秀忠公發江府，二十一日至于伏見。二十二日 家康公以常光院并市人後藤庄三郎為使告

于秀賴卿并母氏曰：前冬合戰之時，將遂相殺，然故木閣之舊好難忘。又婚姻之好，亦難捨，是以講和未過半年而復企戰，亂億兆甚無謂也。故新將軍帥大軍，至伏見，將以攻毀大坂城。某甚憂之，不忍殺秀賴也。今復新講和，則可以予和州等地，以豐之。至于浪士之養，則我豈掣肘乎哉？秀賴卿不肯曰：唯願一戰，死生存亡任天而已。於是不得已而發軍令，列侯群牧帥師來自四方。氏于京都伏見，盛於雲霞矣。○二十八日，大野主馬之兵與淺野但馬守長茂之兵大相戰于泉州檜井村之邊。大野之兵敗北，塙圍右衛門亦被殺焉。又紀州多賀津川湯川石村吉野熊野之民，因大坂督責出將相戰，板倉伊賀守麾下之兵一戰即敗。

五月三日。秀忠公發伏見陣于河州須奈。○五日。家康公發京都宿于星田農家發駕之時命松下常慶備膳米五升其他物准之唯一長匱而足焉。又命諸軍持三日之糧。○六日巳刻。秀忠公使久貝忠幸即高木九兵衛報曰大坂軍兵既出于八尾久寶寺是以藤堂和泉守井伊掃部頭將合戰。秀忠公亦將出師。家康公曰敵兵出城而戰于郭外即識吾軍之有利也。乃亦出師矣。大坂軍將後藤亦兵衛薄田隼人正之兵與松平下總守伊達陸奥守等之兵大相戰于大和口亦兵衛戰沒大坂軍敗北。又大坂薄田隼人等之兵與水野日向守伊達陸奥守之麾下相戰于八幡山隼人闖沒軍亦敗北。又大坂長曾我部盛親之兵與藤堂和

泉守高虎之兵大相戰于八尾久寶寺邊盛親之兵失利。又大坂木村長門守重成之兵與井伊掃部頭直孝之兵相戰于若江長門守死之軍遂敗績。又長門守伯父主計助宗明之兵與神原遠江守康勝之兵戰于山田而敗退于城中。又大野修理亮真田左衛門佐之兵與伊達陸奥守之兵相戰于大和口伊達之兵敗績。真田等亦入于城中。此夜家康公宿于平岡。秀忠公陣于道明寺前。○七日寅時。秀忠公進至大坂。家康公進至勝山畔服白袷褐色羽織。命本多正信亦服同色袷及羽織。所在麾下。列侯群牧各帥軍兵進圍大坂城。中國四國之兵以海路遠未有一人來。但松平武藏守利隆帥播州之兵來會。城中亦自前日

出師陣于城外以待敵軍之來於是兩兵相交處之戰  
鬪箭羽鳥飛嘴銃雷響刃火爛々槍聲爆々越前少將  
忠直先軍令帥二方餘兵進攻真田在衛門幸村之陣  
真田死之軍亦敗績越前之兵乘勝逐敵直自仙波入  
于城中處處放火加之本多美濃守松平下總守等兵  
如雲霞相綿入于城中又松平筑前守帥兵三方餘攻  
大野主馬之陣仍亦入于城中藤堂和泉守井伊掃部  
頭之兵亦攻入于城中因茲列侯群牧之兵逆次入于  
城中小幡勘兵衛阿部左馬介乘馬自家康公旗下  
進登小坂臨城中火光既炎上城兵不知而猶出相防  
然關東之兵如雲霞加之尾張駿河兩宰相之兵攻  
之城兵遂大敗或逃入于城中或散行于四方秀賴卿

時在櫻門既聞先陣之敗又聞城兵之墮曰是固在思  
慮非今日可驚也暫護本城將以自害乃入城中諸將  
入于千疊敷此可布席郡主馬良列先自殺成兵藏真  
野藏人宗信中嶋式部少輔氏種堀田圖書介勝嘉野  
村伊豫守雅春津川左近渡邊内藏助相次自殺秀  
賴卿淀夫人登天守城中最高閣臨黑烟滿四方而移于東  
櫓矣尼正榮自殺渡邊内藏助之母大野修理亮出夫人德川  
氏於外達于台聽令之宥秀賴卿淀夫人之死關東  
兵中坂崎出羽守護送之于家康公一說云刑馬局  
保佐德川夫人出之于東隍涯新宮若狹守之弟堀内  
主水守護而送之勝山○八日有台命使井伊掃部  
頭本多上野介安藤對馬守阿部備中守圍東櫓而護

乏矣時家康公在勝山秀忠公在岡山秀賴卿母  
子在東櫓家康公使加々氏甚一郎豐嶋刑部報曰  
可以保秀賴母子之命矣秀賴卿曰辱身汗名生不如  
死然母堂并諸士強之然後聽之修理亮報之而使兩  
使歸報之家康公悅復使兩使報遣人迎之修理亮  
速水甲斐守以告之待迎人之來家康公命用乘輿  
迎之然從東櫓警固軍中忽然發鳥銃於是秀賴卿自  
殺毛利量前守勝永介錯焉享年二十二浚夫人使氏  
家內膳行廣斷命二位局則斥桐且无呼之下来送于  
勝山其他所侍男女皆自殺家康公以為秀賴母子  
來遲乘馬至櫻門聽其事而憐惜乃上京都○九日  
秀忠公歸于伏見城○十一日長曾我部右衛門本郎

盛親逃在八幡中内宗右衛門隨焉蓬菴公使者長  
坂三郎左衛門由景一作由也得而捕之初蓬菴公以五  
月五日到京師此日家康公發京師是以不能上謁  
乃命由景從其後以窺安否歸路見盛親囚之至于伏  
見以本多佐渡守達于秀忠公公曰生捕盛親甚  
佳乃賜黃金百兩且賜宗右衛門于蓬菴公至鎮  
公○舍由所撰譜云是歲夏大坂陣至鎮四月二十  
四日出阿波乘船累日逢風不得速行告此趣於本多  
上野介許達諸上聞則賜奉書同二十七日着于淡  
洲沼嶋同二十九日着于泉州田川此時阿波國中船  
稀而諸卒不得同時渡海陣于田川俟群兵未聚告此  
趣於本多佐渡守許以達諸上聞則賜奉書又淡野

但馬守於控井與大坂兵相戰，忽聞紀伊國一揆蜂起，而但馬守歸我本城，因茲遣使於紀州，俟歸來之間，又聞川近邊一揆欲蜂起。至鎮聞之，取庶民之質，授與松平宮內少輔之家臣乾平右衛門，而遣淡州由良城。以此趣告本多上野介許，則達。上聞而至鎮，移居於吹飯。聞但馬守既平紀州，一揆五月七日午時，騁驚赴大坂途中，見大坂城內烟舉，竟夜速行。八日晨，騁着于住吉，至于茶磨山奉謁。大權現且往岡山奉謁。市德院殿。此○蓬菴公在京及于家康公。秀忠公凱旋而拜謁焉。爾後秀忠公召見有懇命而賜歸國之暇，并黃金五百兩。於是歸國。○二十一日，殺秀賴卿之子國松君于洛陽六條河原。○中國四國之諸侯發軍

兵海上，聞大坂兵敗，城陷而還兵于本國。獨主將上京奉賀。○二十五日，誅長曾我部右衛門大郎盛親、大野道大，而梟于六條河原。閏六月三日，秀忠公在伏見城召公加賜淡路國，但除岩屋領為公邑。公拜授畢，有所乞，於是奉一國賜之，并賜朱印。先是淡路國由良城，則池田宮內少輔忠雄主之，洲本城則脇坂淡路守主之，岩屋城則真嶋右兵衛大夫主之。十九日，監祭官授淡路國。七月，賜歸國之暇，拜謝而歸矣。寬永中，忠英公命稻田修理長谷川越前經始洲本城，石壁既成，然方此時有台命，立一國一城之法，是以將毀之。然以為西國第一要害之地，故仍存石壁而不設樓櫓云。

七月改元元和。○十九日，秀忠公發伏見。八月四日，入于江都。

八月四日，家康公發京都。二十三日入于駿府。  
丙元和二 年 公三十一歲  
辰 蓬卷公五十九歲

四月十七日，征夷大將軍源家康公薨于駿府城。享年七十五。葬于駿州九能山。翌年二月，勅謚東照。

大權現。四月四日改葬于下野國日光山。  
某月某日，千松君行年六歲始朝江都。

己丁 三年 公三十二歲  
蓬卷公六十歲  
九月五日，秀忠公有台命賜御判物于至鎮公。

蓋殿下襲世則有封國依舊之命。其辭云：因賜御筆華押之書謂之御判物。阿波國拾八萬六千七百五拾石餘。淡路國七萬百八

拾石餘。都合貳拾五萬七千石。目錄在事宛行之訖可別帝有全領知狀如件。

元和三年九月五日 御判  
松平阿波守とのへ

戊 四年 公三十三歲  
蓬卷公六十一歲  
正月朔日，公撰出國法二拾三箇條。邦人謂之御壁書。其言云：定條々。

第一、於當家中定置軍法。被相背族其糾殊不輕。然間不因老若大小忽可處嚴糾之條。常可被相守此旨事。

第二、喧嘩口論之族任天下御法度之旨不改。理非兩方可加。成敗也。諸人存此旨。縱相手雖無理。緩息相

働塞目塞耳致堪忍其趣於申聞ハ一方可加成敗不及申相手之外從見所艱負偏頗之族右可為同罪併ハ羊來挾遺恨お事仕出者前後遂ハ糾明ハ不及其沙汰事

第三 下々侍小者不從男女先主之方不乞暇者出入之族右之有姿當主承届上曾以不可拘者也若事之由不致存知於拘置者先主其断次第不及異儀可被返置者取替遣ハ族其當座於付届者為先主可被相育ハ但越其一月ハ當主可為失墜能々相改人可被拘者也然者從先主右之趣届刺ハ相手不謂雖有理屈慥成以使兩度被相理其上於無兼引者或搦捕者歟或可加成敗事

第四 國中步若黨鉄砲之者小者中間面々知行付可被拘置但步若黨鉄砲之者おど之義從今日跡之義可為居懸自今已後之義故郷付可被令沙汰雖然少知行也遣召仕來侍之義不撰所其身相按次第多々併他領住宅如何ハ條當主人領内ハ其一家計召寄置可為充附ハ依ハ録三年三月朔日人定之刻居懸者之儀其所末代之可為住所其後所立退方住替付ハ本領主ハ不存先々自然相論之族雖有之右人定之刻居懸ハ所相尋則其在所ハ可被相付附人定之節他國之罷在ハ其後還住之者ハ何時モ故郷ハ可相付并置塩領人出入之儀慶長八年彼知拜

領之刺居懸<sub>レ</sub>在所<sub>レ</sub>可<sub>レ</sub>被<sub>レ</sub>相付事

第五 從他國來流浪人之儀勿論文祿三年三月朔

日已前<sub>レ</sub>來者<sub>レ</sub>其節有<sub>レ</sub>合所可<sub>レ</sub>為<sub>レ</sub>末代之住所其  
後罷越者之義<sub>レ</sub>拘置者可<sub>レ</sub>為<sub>レ</sub>相按次第堪忍不成  
暇乞<sub>レ</sub>者無<sub>レ</sub>違亂可<sub>レ</sub>遣譜代同前<sub>レ</sub>申成族一向不  
謂儀<sub>レ</sub>事

第六 庄堺目出入又<sub>レ</sub>論所論田之族有<sub>レ</sub>之勿論  
被<sub>レ</sub>任檢地帳面之旨可有<sub>レ</sub>其沙汰万一檢地竿外之  
地論之者双方曲事之至盜賊同前<sub>レ</sub>余可<sub>レ</sub>被<sub>レ</sub>及其  
沙汰然者右之田畠<sub>レ</sub>為<sub>レ</sub>時之代官相計別之百姓  
等可<sub>レ</sub>申付附自今已後代官給人郡奉行為<sub>レ</sub>覺悟所  
々山林相止義令停止<sub>レ</sub>為<sub>レ</sub>在所又<sub>レ</sub>用水之便<sub>レ</sub>也

可<sub>レ</sub>然義<sub>レ</sub>申伺可<sub>レ</sub>隨其無<sub>レ</sub>左右於致<sub>レ</sub>其沙汰<sub>レ</sub>郡  
奉行可<sub>レ</sub>為<sub>レ</sub>越度事

第七 萬盜物之族若亦主其色於見出者何時<sub>レ</sub>取  
持之方<sub>レ</sub>申懸<sub>レ</sub>道具取<sub>レ</sub>戻可有<sub>レ</sub>穿鑿於然<sub>レ</sub>盜人可<sub>レ</sub>  
相顯<sub>レ</sub>方<sub>レ</sub>於無<sub>レ</sub>其義<sub>レ</sub>當時之主縱<sub>レ</sub>雖買置其代可<sub>レ</sub>  
為<sub>レ</sub>失墜事

第八 國中百姓等或相背國儀者歟或對代官給人  
致<sub>レ</sub>緩怠者歟抄板之族尤可<sub>レ</sub>遂成敗者也雖然非指<sub>レ</sub>  
科<sub>レ</sub>依<sub>レ</sub>少之題目時之代官給人為<sub>レ</sub>覺悟無<sub>レ</sub>左右令<sub>レ</sub>成  
敗又<sub>レ</sub>有所<sub>レ</sub>拂族大<sub>レ</sub>可<sub>レ</sub>為<sub>レ</sub>申事

第九 國中百姓等出作之族時之代官給人并<sub>レ</sub>百姓  
等挨按次第可<sub>レ</sub>被<sub>レ</sub>申付互<sub>レ</sub>不應<sub>レ</sub>心<sub>レ</sub>者可有<sub>レ</sub>斟酌



事

第十 國中井水之族。勿論後先規之例。可任自然其

連臺。水餘。程。相懸。井筋。脇溝。掘。隣。鄉。可相養。者。為。小村。餘水。違亂。可為。申事。

第十一 國中百姓等。或奉公。養子。入聲。嫁入。或出家。職人之望。又有人之賣買。并人之質入等之族。有之

之他鄉。罷越義。何時也。代官給人下代。能相伺。於得心者。可致其沙汰。然其節事之趣。兩方慥成

黑付取替。可申令。若無其義。取遣仕。於後。申事。仕族何時茂其者。可返置。但嫁入。從今日。臨之儀。可為

緣付事。

第十二 國中百姓等。死。失人。臨職之族。失人之儀者。

勿論。為。代官。給人。可為。嗣所。相果者。跡職。其子於看之。可為。如前。於無之。可隨其事。

第十三 夫相果。女之義。男子有之。於繼親。臨之者可為。居懸。伴無之女。其身任。覺悟。故。鄉。可罷歸。其節女子。母。可相付。但右之在。所。緣。付。置娘之儀。可。殘。置事。

第十四 於國中。洪水之刻。川。成。小田畠之儀。百姓等及申分者。即以檢地帳。其地相改。當時川相付方。可為。理運事。

第十五 國中百姓等。諸借物之族。手前事不成。付之。一年二年之間。悉返。并不相成。經年月。族利。加利。有板之旨。令。算用。手一期。相濟。儀。不實者。歟。

以肝煎負數也立可相濟於然者借手一廉令用捨  
可相濟附年貢已前百姓之借物押取儀令停止事  
第十六 諸給人知行替之刺未進借物已下可召置  
並於所先代相濟諸公事等人之出入之族後々興  
之不可及取沙汰事

第十七 走人前後宿仕者并荷物預<sub>レ</sub>族又<sub>レ</sub>走人  
送者何茂可為同罪侍小者百姓に<sub>レ</sub>寸為過  
急米三石宛走人之主人可召置附走人荷物牛馬  
以下雖買置十日<sub>レ</sub>内可為預物諸事賣買物<sub>レ</sub>也  
能念<sub>レ</sub>可入右走人於重科之輩<sub>レ</sub>宿仕者其外  
取持有可行死罪縱走人之雖拘置本主無<sub>レ</sub>届以前  
申理於返置不可有其科附送手之義過錢之外<sub>レ</sub>

走人<sub>レ</sub>尋出<sub>レ</sub>可返無<sub>レ</sub>左<sub>レ</sub>人替<sub>レ</sub>可出并走人於  
捕來<sub>レ</sub>為褒美走人之主人似合之禮物可遣<sub>レ</sub>之事

第十八 他國へ走者故郷還住之望<sub>レ</sub>以縁引罷歸  
儀有之<sub>レ</sub>被相頼<sub>レ</sub>肝煎早々可召置左様<sub>レ</sub>無<sub>レ</sub>之  
中途<sub>レ</sub>留置召遣儀申事之至科人之宿仕者同前  
條件之過錢可申付但三十日<sub>レ</sub>内故郷へ於申届  
不可有其煩事

第十九 代官給人<sub>レ</sub>不相理他領之者<sub>レ</sub>夫婦<sub>レ</sub>罷  
成一處他國へ走<sub>レ</sub>ささく<sub>レ</sub>令離別<sub>レ</sub>歟又<sub>レ</sub>夫相  
果其女當國へ罷戻<sub>レ</sub>有<sub>レ</sub>之族何時<sub>レ</sub>可為<sub>レ</sub>故郷付雖  
然<sub>レ</sub>右走<sub>レ</sub>刺<sub>レ</sub>於重科之輩<sub>レ</sub>難<sub>レ</sub>逃<sub>レ</sub>其科候條時之奉  
行<sub>レ</sub>相理<sub>レ</sub>可有<sub>レ</sub>成敗事

第廿 人之請懸之義何時也墨付次第可有其沙汰事

第廿一 代官給人并對下代百姓等訴訟之族何々度也百姓申理於無義引以郡奉行可申上事

第廿二 慶長拾年己前他國へ走者之義其身望次第不撰所也當國へ可還住者同拾四年國中相觸以條罷直者二從故郷不可有違亂也但今日

罷直者之義如右定文祿三年二月朔日居懸以處へ可罷直附同拾四年己前當國へ令歸住者之義可為故郷付事

第廿三 國中諸公事之刺時之代官給人見所之根以之或者百姓等或召遣者ふと相手之根申付出之

大事之目安一札不至者共判仕義不可有之為代官給入下之能遂穿鑿則相手成仁各判可有之其節公事仕者兩方銀子壹枚充令持參理運之方へ可遣之附諸公事兼刺兩方早々可罷出有再三申遣其上遲參候之繼理運在共可為越度事

右貳拾三箇條定置處如件

元和四年正月朔日 至鎮

二月二十日國老山田八右衛門宗重沒法辨勇勝院胡叟三哲子宗登嗣職祿宗重父曰山田孫右衛門宗純兄曰喜兵衛宗俊姓橘橘師兄公之弟裔始祖居于尾州山田郡因以為稱號宗純父子事于信長公十一月十一日井伊掃部頭直孝君夫人蜂須賀氏逝

號隆雲院殿山堂正壽大禪尼  
一本如此但當移入于  
元和七年之下

紀五年  
公三十四歲  
蓬卷公六十二歲

六月七日故國老牛田掃部沒掃部前稱牛田又右衛門領祿五千三百石主于阿弼三好郡大西城慶長三年戊戌以子又十郎猶幼稱故以益田内膳次男清三郎為養子以讓職祿其身退隱更名宗樹然後承命為淡羽由良城代賜祿○○○以為隱居料今年病死于由良城是今牛田又右衛門之先也益田内膳是木匠院公之兄而子曰益田大膳居于梅養城大膳子曰益田飛彈飛彈子曰仁尾五郎左衛門今仁尾内記之先也○牛田清三郎後稱牛田重郎右衛門有故免職收祿別賜祿于子某是今牛田二郎右衛門之先也

或曰其免職收祿蓋在大坂戰代之前

六月二十四日公承命帥兵至于安藝初福嶋

在衛門大夫正則幼名市松秀吉公為播州主護時市松起於匹夫而仕領祿百石數度軍中勵勇建奇功祿至二十萬石官至從四位侍從拜羽柴氏木曾既薨屬于家康公亦建軍功屢矣是以賜安藝備後兩州其祿四十九萬八千二百石餘為位昇從三位官進參議住安藝廣嶋然大惡無道饑殺適子八助殺無罪者不可枚舉且縱私慾聚斂培克庶民苦之如在炎火之中或縊而死或投于水而後築城違背上命是以公收其國貶正則及子備後守正之于信州有台命使公及加藤左馬助本多美濃守森美作守生駒讚岐

守松平宮内少輔松平土佐守師適收其城時家臣  
福嶋丹波帥兵於廣嶋城然正則以手印令去城故  
不敢拒戰以授城而去七將亦退公留嚴嶋一日而  
歸人感其智勇世謂之廣嶋陣  
申庚六年公三十五歲 蓬菴公六十三歲

二月二十六日 至鎮公逝于阿州德嶋城享年三十  
五謚云峻德院殿前阿州太守 一作前阿淡 四品心岳

義傳大居士葬于大岡大雄山興源寺治世二十一年  
○初 公娶 家康公之養女 實小室原兵部 有一男  
三女長女適備前宰相池田忠雄次曰忠英嗣家次女  
子適水野出雲守成貞次女子適前田右近大夫利豊  
○某月日以八重葎色紙 定家 懸軸一幅相州廣光 大ク

刀一振為遺物而獻于 朝廷 ○蜂須賀之紋先世用  
柏圓 至鎮公初用卍字

千松君十歲嗣國統以其幼少故 秀忠公命 蓬菴  
公為其後見 九為幼主之依歸輔其行業政  
至鎮公遺事 車謂之後見後九云後見倣之

至鎮公十五六歲時福嶋左衛門大夫來見接話 公  
無所明辯只唯々耳福嶋退而語 公之老臣曰我嘗  
相人多矣然向來為天下之名將者其唯 長門君歟  
○峻德院公之時天下昇平日猶未久是以諸士風俗  
質朴禮貌似踈畧而心情實親若朔望之禮 公不冠  
帶出坐于上焚火之間 城內 公常居之南有二木廳  
焚火之間蓋以下中間 諸士登 朝不擇前後進出述賀  
有大爐焚火色之

伏拜乃出宛然如家人父子之交

○田舎有孝子。公悦而賞之。無幾又有孝子。有司告之。既而有人訴其贗。孝有司又告之。公命衆議。衆皆曰。既是贗。孝。宜罰之。而不宜賞之也。公曰。衆議非每謂也。然予以為假令凡庸亦學孝子。則孝子也。猶凡士亦學烈士。則烈士也。且今有真惡人。而人學其惡。則衆豈恕之乎。直當賞之而已。若復有學孝行者。出焉。則多。多益美矣。

○有稱竹田六左衛門者。俊秀之士也。以其達武藝。群國諸侯招呼之多。公召而令仕。竹田初見。公時推髻圍碁。一瞥竹田而不言。竹田退告國老。猶田修理等曰。某乞辭。祿曰何也。曰某聞君之為名將者久矣。是

以來仕。然今初見。君推髻不衣禮服。圍碁不言。某大失望。是以辭。祿國老皆曰。且留。日日出仕。他日將遂辭。祿我曹宜處之也。其勿慮之。竹田諾。然後每日進仕。不復辭。祿國老相言曰。竹田至今不復發言。不審如何。乃呼問其故。竹田曰。當初賴諸老之言。日日出仕。唯知登朝之可樂。而不念退朝之為休。日復一日。積至一歲。今願長仕于君。所以不乞暇也。諸老曰。是即吾君之所以為名將也歟。

○大坂城兵夜襲軍營之後。公遣書于光明院曰。先日御見廻。帝來臨忝。併早々不禮仕合。非本意存。以仍拙者家來中村石近。去十六日之夜。於大坂仙波表致討死候。彼者為追善。貴山燈籠排申度。以為其料。

銀子壹貫貳百目進上時宜可然樣頼入討候忌々謹言

十二月十九日

蜂須賀阿波守至鎮判

高野山光明院御同宿中

○又賜<sup>鴉</sup>鴉飼七郎左衛門等感狀云今度於大坂仙波

表拙者仕寄之敵夜討之刺早速取合無比類働剝被

逐高名之余年來之嗜此時相顯上恐々謹言

慶長貳十年二月二日 至鎮判

鴉飼七郎左衛門

横井十兵衛四宮與兵衛方可成同斷

蓬菴公亦賜書云便宜上聞申進上仍上舊冬十六日

之夜敵阿波守仕寄一切手出候處取合相戰能高

名仕上由無比類候彌萬無油斷精入專一上謹言

正月朔日

蓬菴判

鴉飼七郎左衛門

横井重兵衛

四宮與兵衛 此書今在四宮之家

又賜書云態深筆上仍去冬十六日之夜阿波守仕寄

城内一切手出上折節面々當番付返合則罷出無比

類働其上能高名仕由日比之心懸尤感存候尚歸國

之節可申述上謹言

正月二日

鴉飼七郎左衛門

○公與蓬菴公書中有言云平田治部右衛門之首

是稻田九郎兵衛伐而取之京山十郎右衛門之首是



四宮與兵衛伐而取之。稻垣又右衛門之首。橫井十兵衛伐而取之。坪井喜右衛門之首。是鶴飼七郎左衛門伐而取之。岩田七左衛門合鎗。是橫地理右衛門。長谷川。右衛門合鎗。是市瀬。具左衛門市瀬。本仕于羽柴。左近。塙團右衛門。本仕于加藤。左馬介。長岡監物。本仕于羽柴。越中守。皆為大野主馬之與力馬。 乞食儀

○武夫の世を治免知る例は、是らや次子の、むきくもるし。

○あしがきい急ばひとごとく、桜花をちれちすか、あま山風。

○至鎮公政事。平直國人懷之云。古之文王。今之太守。

泰安寺録



